

北江詩話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郭紹虞主編

北江詩話

洪亮吉著

陳邇冬校點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书名题字：王退举

北江詩話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 79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83年7月北京第1版

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6,800

书号 10019·3488

定价 0.42 元

目錄

卷一	一
卷二	三
卷三	四
卷四	五
卷五	六
卷六	九

附錄

伍崇曜粵雅堂叢書北江詩話跋	一〇八
王國均重刊北江詩話序	一一〇
後記	一二一

卷一

一
西漢文章最盛，如鄒、枚、嚴、馬以迄淵、雲等，班固不區別分別爲立傳，此文章所以盛也。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，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。

漢文人無不識字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，揚雄作訓纂篇是矣。隋、唐以來，卽學者亦不甚識字，曹憲注廣雅以『餅』爲『餅』，顏師古注漢書以『汶』爲『浚』是矣。

二

余最喜觀時雨旣降，山川出雲氣象，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。古今詩人，雖善狀情景者，不能到也。陶靖節之『平疇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』，庶幾近之。次則韋蘇州之『微雨夜來過，不知春草生』，亦是。此陶、韋詩之足貴。他人描摹景色者，百思不能到也。

三

世俗以爲月中有姮娥，又有蟾蜍。非也。張衡靈憲云：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姮娥竊之，奔月宮，

遂託身於月，是爲蟾蜍。是蟾蜍卽姮娥所化，非有二也。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云：姮娥奔入月中，爲月精。今人稱美色者必曰『月中姮娥』，無論事涉輕褻，亦失之遠矣！

四

唐詩人去古未遠，尙多比興，如『玉顏不及寒鴉色』、『雲想衣裳花想容』、『一片冰心在玉壺』及玉溪生錦瑟一篇，皆比體也。如『秋花江上草』、『黃河水直人心曲』、『孤雲與歸鳥，千里片時間』以及李、杜、元、白諸大家，最多興體。降及宋、元，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，而比興體微矣。

五

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。降及楚辭與淵、雲、枚、馬之作，以迄三都、兩京諸賦，無不盡然。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，其五七言近體，無一非雙聲疊韻也。間有對句雙聲疊韻，而出句或否者，然亦不過十分之一。中唐以後，韓、李、溫諸家亦然。至宋、元、明詩人，能知此者漸鮮。

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，集中如『他日差池春燕影，祇今憔悴晚烟痕』，此類數十聯，亦可追蹤古人。然疊韻易曉，而雙聲難知。則聲音、訓詁之學宜講也。

六

杜牧之與韓、柳、元、白同時，而文不同韓、柳，詩不同元、白；復能於四家外，詩文皆別成一家，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。韓與白亦素交，而韓不仿白，白亦不學韓，故能各臻其極。

七

詠古詩，雖許翻新，然亦須略諳時勢，方不貽後人口實。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：『誰遣當年墮樓死，無人巧笑破孫家。』意極新穎。然按晉書紀傳，石崇被殺未久，趙王倫即敗，秀亦同誅，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。若崇肯遣綠珠，綠珠即從命以往，亦徒喪名節耳。詩人作詩，自當成人之美，如『一代紅顏爲君盡』，何等氣色！而昌符顧爲此語，吾卜其非端人也。

八

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：『出世再應爲父子，此心原不問幽明』，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。宋蘇文忠公獄中寄子由詩：『與君世世爲兄弟，又結他生未了因』，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。唐杜工部送鄭虔詩：『便與先生成永訣，九重泉路盡交期』，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。唐元相悼亡詩：『惟將終夜長開眼，報答平生未展眉』，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。孰謂詩不可以感人哉！

九

昆明錢侍御禮，爲當代第一流人。卽以詩而論，亦不作第二人想。五言如『寒渚一孤雁，烟籬五母雞』，『風連巫峽動，烟入洞庭寬』，七言如『夜不分明花氣冷，春將狼藉雨聲多』，『曉簾纔卷燕交入，午睡欲終蟬一吟』，『拆皆成字蒸新麥，望卽生津飮小梅』，『門接山光來異縣，牆分花氣與芳鄰』，皆夏夏獨造。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，七言長短句赴隨州一篇，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，其杜老北征、元叟春陵行之比乎！

一〇

錢宗伯載詩，如樂廣清言，自然入理。紀尙書吟詩，如泛舟菖、雪，風日清華。王方伯太岳詩，如白頭宮監，時說開、天。陳方伯奉茲詩，如壓雪老梅，愈形倔強。張上舍鳳翔詩，如偃鬼哭虎，酸風助哀。馮文肅英廉詩，如申、韓著書，刻深自喜。蔣編修士銓詩，如劍俠入道，猶餘殺機。朱學士筠詩，如激電怒雷，雲霧四塞。翁閣學方綱詩，如博士解經，苦無心得。袁大令枚詩，如通天神狐，醉卽露尾。錢文敏維城詩，如名流入座，意態自殊。畢宮保沅詩，如飛瀑萬仞，不擇地流。舅氏蔣侍御和甯詩，如宛、洛少年，風流自賞。吳舍人泰來詩，如便服輕裘，僅堪適體。錢少詹大昕詩，如漢儒傳經，酷守師法。王光祿鳴盛詩，如霽日初出，晴雲滿空。趙光祿文哲詩，如宮人入道，未洗鉛華。王司寇昶詩，如盛服趨朝，自矜風度。嚴侍讀長明詩，如觸目琳瑯，率非己有。王侍講文治詩，如太常法曲，究係正聲。施太僕朝幹詩，如讀甘讒鼎銘，發人深省。任侍御大椿詩，如灞橋銅狄，冷眼看

春。鮑郎中之鍾詩，如昆侖琵琶，未除舊習。張舍人璵詩，如廣筵招客，間雜屠沽。程吏部晉芳詩，如白傳作詩，老嫗都解。曹學士仁虎詩，如珍饌滿前，不能隔宿。張大令鶴詩，如繩樞甕牖，時發奇花。湯大令大奎詩，如故侯門第，樽俎尙存。張宮保百齡詩，如逸客遊春，衫裳僊儻。舅氏蔣檢討衡詩，如長孺慙直，至老益堅。汪明經中詩，如病馬振鬣，時鳴不平。錢通副澧詩，如淺話桑麻，亦關治術。李主事鼎元詩，如海山出雲，時有奇采。姚郎中鼎詩，如山房秋曉，清氣流行。吳祭酒錫麒詩，如青綠溪山，漸趨蒼古。黃二尹景仁詩，如咽露秋蟲，舞風病鶴。顧進士敏恒詩，如半空鶴唳，清響四流。瞿主簿華詩，如危樓斷簫，醒人殘夢。高孝廉文照詩，如碎裁古錦，花樣尙存。方山人薰詩，如獨行空谷，時逗疎香。趙兵備翼詩，如東方正諫，時雜談諧。阮侍郎元詩，如金莖殘露，色晃朝陽。凌教授廷堪詩，如畫壁蝸涎，篆碑蘚蝕。李兵備廷敬詩，如三齊服官，組織輕巧。林上舍鎬詩，如狂飈入座，花葉四飛。曾都轉煥詩，如鷹隼脫羈，精采溢目。王典籍芭孫詩，如中朝大官，老於世事。秦方伯瀛詩，如久旱名山，尙流空翠。錢大令維喬詩，如逸客殮霞，惜難輕舉。屠州守紳詩，如栽盆紅藥，蓄沼文魚。劉侍讀錫五詩，如匡鼎說詩，能傾一座。管侍御世銘詩，如朝正岳瀆，鹵簿森嚴。方上舍正澍詩，如另闢池臺，廣饒佳麗。法祭酒式善詩，如巧匠琢玉，瑜能掩瑕。梁侍講同書詩，如山半鐘魚，響參天籟。潘侍御庭筠詩，如枯禪學佛，情規未忘。史文學善長詩，如春雲出岫，舒卷自如。黎明經簡詩，如怒猊飲澗，激電搜林。馮戶部敏昌詩，如老鶴行庭，舉止生硬。趙郡承懷玉詩，如鮑家驄馬，骨瘦步工。汪助教端光詩，如新月入簾，名花照鏡。楊大令倫詩，如臨摹畫

幅，稍覺失真。楊戶部芳燦詩，如金碧池臺，炫人心目。楊布政揆詩，如滄溟泛舟，忽得奇寶。孫兵備
星衍少日詩，如飛天仙人，足不履地。呂司訓星垣詩，如宿霧埋山，斷虹飲渚。張檢討問陶詩，如騏驎
就道，顧視不凡。何工部道生詩，如王，謝家兒，自饒繩檢。劉刺史大觀詩，如極邊春色，仍帶荒
寒。吳禮部蔚光詩，如百草作花，豔奪桃李。徐大令書受詩，如范睢宴客，草具雜陳。趙大令希璜
詩，如麋鹿駕車，終難就範。施上舍晉詩，如湖海元龍，未除豪氣。伊太守秉綬詩，如貞元朝士，時
務關心。方太守體詩，如松風竹韻，爽客心脾。張司馬鉉詩，如鑿險絕幽，時逢異境。張上舍峯詩，
如倪迂短幅，神韻悠然。劉孝廉嗣綰詩，如荷露烹茶，甘香四徹。金秀才學蓮詩，如殘蟾照海，病燕
依樓。吳孝廉嵩梁詩，如仙子拈花，自饒風格。徐刺史嵩詩，如神女散髮，時時弄珠。吳司訓照詩，
如風入竹中，自饒清韻。姚文學椿詩，如洛陽少年，頗通治術。孫吉士原湘詩，如玉樹浮花，金莖滴
露。唐刺史仲冕詩，如出峽樓船，帆檣乍整。張大令吉安詩，如青子入筵，味別百果。陳博士石麟
詩，如晴雲舒紅，媚比幽谷。項州倅塘詩，如春草乍綠，尙存冬心。邵進士葆祺詩，如香車寶馬，照
耀通衢。郭文學馨詩，如大隄遊女，顧影自憐。張上舍問簪詩，如秋棠作花，淒豔欲絕。胡孝廉世琦
詩，如陟險驂騑，攬空鷹隼。羅山人聘詩，如仙人奴隸，曾入蓬萊。僧慧超詩，如松花作飯，不飽獼
猴。僧巨超詩，如荇葉製羹，藉清牢醴。僧小顥詩，如張顥作草，時覺神來。僧果仲詩，如郭象注莊，
偶露才語。僧寒石詩，如老衲升壇，不礙真率。閨秀歸懋昭詩，如白藕作花，不香而韻。崔恭人錢孟錕
詩，如沙彌升座，靈警異常。孫恭人王采微詩，如斷綠零紅，淒豔欲絕。吳安人謝淑英詩，如出林勁

草，先受驚風。張宜人鮑菴香詩，如栽花隙地，補種桑麻。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。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。或問君詩何如？曰：僕詩如激湍峻嶺，殊少回旋。

一

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，可云多矣。然萬首實不始於此，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，蜀人呼曰『詩窖子』，見蜀檮杌及十國春秋。

二

雕蟲小技，壯夫不爲。余於詩家詠物亦然。然亦有不可盡廢者。丹徒李明經御，性孤潔，嘗詠佛手柑云：『自從散罷天花後，空手而今也是香』；如臬吳布衣，性簡傲，嘗詠風箏云：『直到九霄方駐足，更無一刻肯低頭。』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。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！

三

詩有後出而愈工者，余自伊犁赦歸，有紀恩詩云：『一體視猶同赤子，十旬俗已悉烏孫。』人以『烏孫』爲工。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：『足以烏孫途上繭，頭幾黃祖座中梟』，（指初到伊犁時事）則可云奇警矣。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犁赦回，余登揚州高明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：『夢裏烏孫疑』

鬼國，望中黑子是神山。』亦爲揚州人傳誦。然卒不能及趙也。

一四

怪可醫，俗不可醫。澀可醫，滑不可醫。孫可之之文，盧玉川之詩，可云怪矣。樊宗師之記，王半山之歌，可云澀矣。然非餘子所能及也。近時詩人，喜學白香山、蘇玉局，幾於十人而九然，吾見其俗耳，吾見其滑耳。非二公之失，不善學者之失也。

一五

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，刊成寄余。余於近日詩人，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，以其能拔戟自成一家耳。

侍郎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德潛，故所選詩，一以聲調格律爲準。其病在於以己律人，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，似尙不如篋衍集、感舊集之不拘於一格也。

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，昨歲二月，余自吳江至上海，因便道訪之。侍郎已病不能起，耳目之用並廢，蓋年已八十矣。瀕行，侍郎持余哭，諄諄以身後志銘見屬。然尙能詩，口占一律贈余，末二語云：『一語望君須記取，好爲有道撰新碑。』余亦爲之揮淚而別。

一六

詩固忌拙，然亦不可太巧。近日袁大令枚《隨園詩集》，頗犯此病。

一七

『老尚多情覺壽徵』，商太守盤詩也。『若使風情老無分，夕陽不合照桃花』，袁大令枚詩也。二公到老風情不衰，於此可見。

一八

黃二尹景仁，久客都中，寥落不偶，時見之於詩。如所云『千金無馬骨，十丈有車塵』；又云『名心澹似幽州日，骨相寒經易水風』。可以感其高才不遇、孤客酸辛之況矣。

一九

孫兵備星衍，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。如集中『千杯酌我上北邙』等十數篇，求之古人中，亦不多得。小詩亦淒豔絕倫，如夜坐詠月云：『一度落如人小別，片時圓比夢難成』；廣陵客感云：『紅燭照顏年少去，碧山回首昔遊非』。讀之皆令人惘惘。中年以後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，遂不復作詩。卽間

有一二篇，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。

二〇

汪助教端光詩，如著色屏風，五采奪目，而復能光景常新。同輩中鮮有其偶。豔體詩尤擅場，嘗有句云：『並無歧路傷離別，正是華年算死生。』描摹盡致，疑雨集不能過也。

二一

學昌黎、昌谷兩家詩，不可更過。朱竹君學士詩，學昌黎而過者也。然才氣畢竟不凡。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：『江南四月不成春，落盡桃花澹天地。』今北地有此才否？

二三

劉文正統勳，不以詩名，然偶有作必出入頭地。乾隆中，張桐城相國廷玉告歸里，奉勅作送行詩，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，皆客公所，並令擬作，卒莫有稱意者。公在機廷，忽自握管爲之，中一聯云：『住憐夢裏雲山繞，去惜天邊雨露多。』遂繕進呈，純皇帝亦大賞之。一時送行詩，遂無有出公右者。

二四

管侍御世銘，以制舉文得名。然所作詩，實出制舉文之上。記其漢茂陵一律云：『要使天驕讐漢旌，登臺絕幕遠橫行。雄心晚爲泉鳩悔，萬命先因宛馬輕。獨攝衣冠容汲直，不留弓劍待蘇卿。淒涼玉盤人間出，起告曾無同舍生。』神完氣足，非僅以格調見長者。

二四

畢宮保沅詩，如洪河大川，沙礫雜出，而渾渾淪淪處，自與衆流不同。平生所作，歌行最佳；次則七律。憶其荊州水災記事云：『劈空斧落得生門』；又云『人鬼黃泉爭路沒，蛟龍白日上城游』，眞景亦可云奇景。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：『五更陡入清涼夢，萬物平添歡喜心。』則又民物一體，不愧古大臣心事矣。

二五

余自伊犁蒙恩赦回，以出關入關所作，編爲荷戈、賜環二集，海內舊交作詩題集後者，不下百首，惟同年曾運使煥一絕最爲得體云：『君得爲詩是國恩，長歌萬里入關門。請看紹聖元符際，蘇軾文章戒不存。』

二六

吳任臣撰十國春秋，搜采極博。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，見後蜀紀及徐光溥傳；僧醯頭，見僧智誦、

後蜀賈鄂王昭遠等傳；而前蜀公主傳、後蜀僧衆傳不列及之，何也？

二七

余於四時，最喜二月，以春事方半，百草怒生，萬花方蕊，物物具發生氣象故也。一至三月，則過於爛漫矣。因喜此月，於是植物亦最喜杏，動物亦最喜燕。少日讀國風『燕燕于飛』及夏小正『來降燕乃睇，囿有見杏』，輒覺神往。稍長，凡前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，無不喜諷之。杏詩如『海杏大如拳』，『客子光陰詩卷裏，杏花消息雨聲中』，『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』，詞如『杏花疎雨裏，吹笛到天明』，及『紅杏枝頭春意鬧』，『杏花春雨江南』之類是矣。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，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，其一云：『倚牆臨水只疑仙，豔絕東風二月天。要與春人鬪標格，有花枝處有秋千。』極爲同人所賞。在貴州日，行部至都勻驛館云：『無人知道春將半，時有出牆紅杏花。』里中橫舟亭卽事云：『一春消息杏花知。』餘不盡錄。燕詩如『燕燕尾涎涎』，『袖中有短札，願寄雙飛燕』與『金窗繡戶長相見』，『飛入尋常百姓家』，『亂入紅樓檢杏梁』。詞如『落花生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』，『軟語商量不定，看足柳昏花暝』之類是也。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，童時賣花聲詞云：『燕子平生真恨事，不見梅花。』爲江南北女士所傳誦。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，有句云：『與客生疏惟燕剪，背人開落有棠梨。』伊犛紀事四十首中有云：『只有塞垣春燕苦，一生不及見雕梁。』滬瀆客中雜詠云：『避俗仍居雲水鄉，下安吟榻上雕梁。雙棲燕子孤眠客，一室權分上下牀。』他如歸燕曲等，皆係長篇，不更錄入。

二八

呂司訓屋垣詩，好奇特，不就繩尺，曾用七陽全韻作『柏梁體』見貽，多至三四百句。末二句云：『乾坤生材厚中央，前後萬古不敢望。』頗極奇肆，然古人無此例也。余亦嘗贈以長句，末四語云：『識君文名已三載，才如百川不歸海。銀河倒注弱水西，努力滄溟欲相待。』亦頗寓規於獎云。

呂又有句云：『桃花離離暗妖廟』，又題博浪椎圖云：『人間十日索不得，海上大嘯波濤聲。』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。

二九

古今詠月詩，佳者極多，然如『明月照高樓』、『明月照積雪』、『月華臨靜夜』等篇，皆係興到之作，非規規於詠月也。李、杜爲唐大家，卽詠月詩而論，亦非人所能到。杜云：『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。』李云：『青天中道流孤月』，又云：『五峯轉月色，百里行松聲。』寫月有聲有色如此，後人復何能著筆耶！

三〇

古今詠雪月詩，高超者多，詠正面者殊少。王右丞『灑空深巷靜，積素廣庭間』，可云詠正面矣。吾